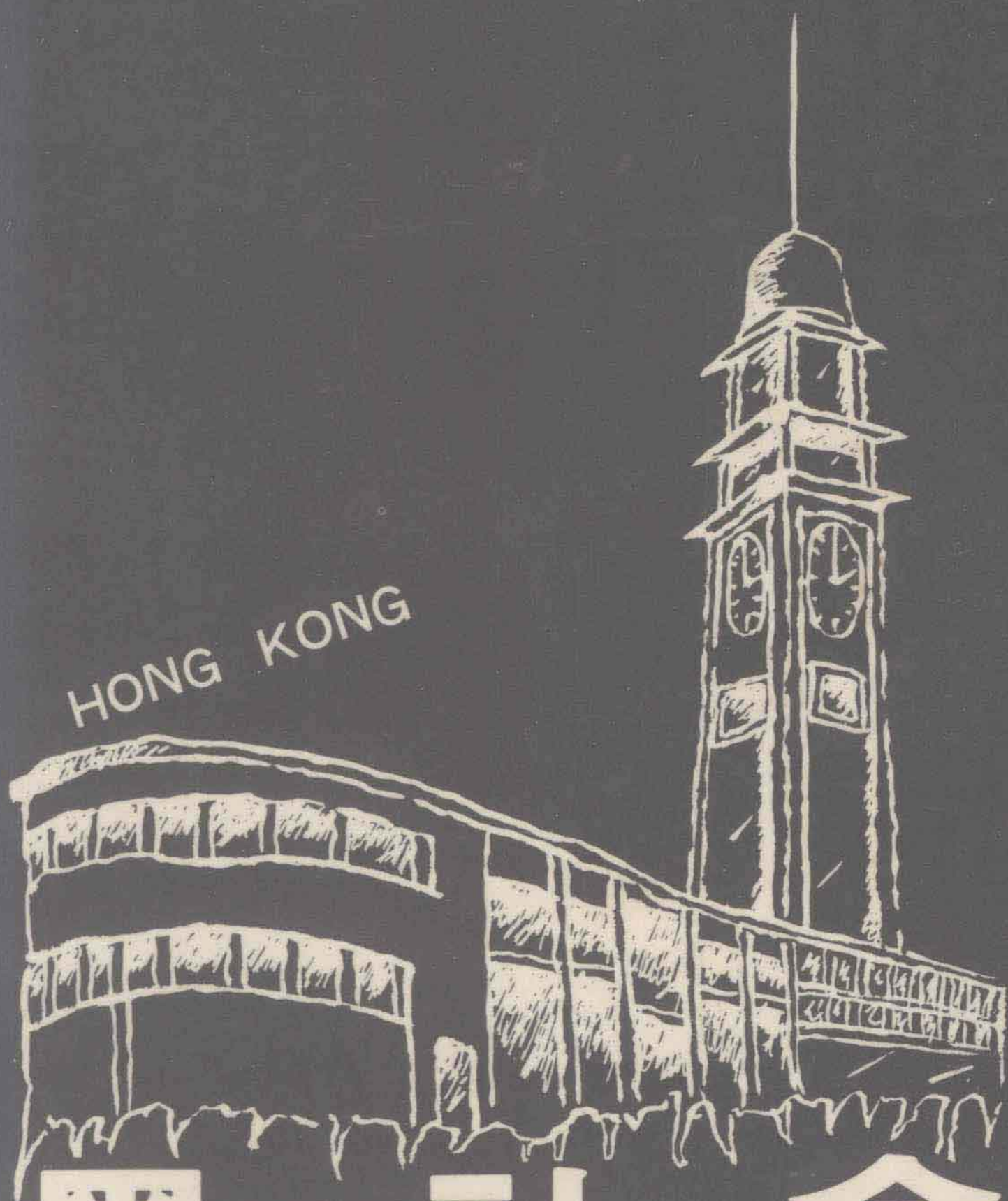




黑社會

DARKSIDE OF THE CITY

作者

陳

英

俊

黑社會

陳英俊 著

出版：雋業出版社

地址：銅鑼灣電氣道八十二號地下
五·五七六二三一

印刷：興業印刷公司
三·七五八〇一七三

定價：港幣二十元

一九八七年三月初版

版權所有・不得翻印

發行：藝文出版社

各位讀者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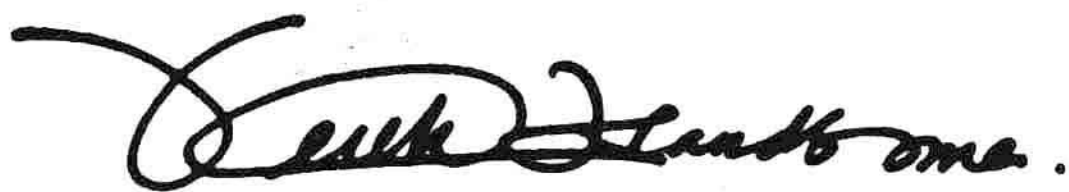
在此，我想向我敬愛的姊姊，可愛的慈母，和Mr. Philip Hicks多謝一句。多謝她們給我的支持，令到這本小說能夠出版，因為，假若沒有她們的幫助，我甚麼也不能夠做到。

我很感謝她們給我一臂之力，令我有一天將會成功，無論如何，總有一天。

最後，希望你，親愛的讀者，在這本書中，找到美麗和靈性。

致意！

陳英俊

A large,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which appears to read 'Alan Lam'.

April 5. 87.

黑社会

美麗的東方之珠

明媚的海港

絢燦的夕陽

綺麗纏綿的戀歌

歷盡滄桑

飽嘗苦楚的年青人

貧窮生活的煎熬

社會的一幢陰影

黑社會！！

一九八三年七月，夏天。

下午的陽光，幽暗的房間裏，阿漢躺在鐵架床的上格；外表看去，很有個性，一張英俊的臉孔，蓄着了滿臉鬍子，很有藝術家的氣質。他面向着石灰的天花板，雙手壓在頭下，眼睛一眨一眨裏有一絲絲的冷傲。腦海裏想着一件即將要幹的事，這件事一直困擾着他；這幾年來，沒有一份固定的工作，當過演員、侍應、營業員，曾經有過一番的抱負，追求理想，但往往是那麼不如意，是的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，這幾年的歲月裏，他洞悉到社會裏是在玩弄人的。甚麼證書，甚麼經驗，都是欺騙人，根本用不着！演戲那樣要學，沒有背景，學也沒用，甚麼訓練班，多餘的，都是在控制着利用那些夢想做明星的小伙子們；甚麼見習售貨員，費話，售貨根本用不着見習，售貨就是售貨，見甚麼習。

家庭的壓力，憎厭的目光，令他很難受，苦悶的生活，令他很懊惱，很煩燥、悵惘、無奈、困迫，思前想後，心情起伏，阿漢雙手亂抓他的頭，企圖令自己忘記這些沮喪的事，但不知就裏，總不能夠，頭頂部陣陣的涼意，驅使他將頭頂向床的鐵枝上，壓抑着腦部的神經中樞，頭頂部陣陣涼的地方，一陣過後，他感到神經得到鬆

馳，呼着氣，慢慢的也平靜下來。

跳下了床，從煙包裏抽出一支煙，吊在嘴邊，行到又是廚房間又是廁所間的露台。惺忪眼睛望出鐵窗外，向下望，街道上像螞蟻般細小的人在逐寸逐寸移動，他們的生活，就像是行動步伐一樣，永遠是慢慢的蠕動，沒有突破的跨進；阿漢他不經意的將手搭在鐵窗鐵枝上，抬起頭，若有所得的眨動着雙眼，右手慢慢的動作提起打火機，燃點了香煙，呼出一口氣，再深深的吸了一口，看他吸煙的樣子，真是醜陋極，扭曲的臉孔，很辛苦臉狀在吸啜着，實在是那種邪惡魔鬼的化身。

他倚在鐵窗的角落處，仰起頭，望向藍天白雲天空，開着唱機正播放憂怨的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，不期然又牽引起他記起以往痛苦挫折的日子……一所高級的豪華桌球室，因為是早上八時許，時間尚很早，所以還未有許多人到這裏打桌球，只有一枱的人從晚上三時挑燈夜戰直到現在。

貴賓房裏靜悄悄，背站着一個人影，面向着偌大的玻璃窗，一件淺藍色恤衫，灰絨褲，束上蝴蝶結領帶的制服，穿在他身上，倒也很瀟灑；他抽着煙，蠻有性格的樣子和這樣寧靜的環境很配襯，顯得他更有性格。

來這裏已工作了兩天，工作倒也不很辛苦，但每天的要呆站着十小時，那真叫人難受，再加上時常給人指指點點的做這樣，做那樣，心裏很不好受。

現在，他趁着沒有許多人，所以，在這間佈置得高格調的貴賓房裏躲一陣子懶；望着窗外噴水池的噴泉在泡湧，噴水池旁邊矗立的矮樹，但這些景緻都是徒然，看在這時阿漢的眼裏，意境是顯得多淒涼，多撩人傷感，一切都是虛空，沒意義的；人來人往的廣場上，每個人都拖着急快的脚步，趕着上班，每個人都爲了錢而生活，爲了生活而生活。

這個初秋的早上，這一番的景物，看在失意的阿漢眼裏，一切都是惹起他千愁萬緒的悲觀，這份工作，他是不願幹的。幾番好事多磨，理想的工作總是與他無緣，他本想在電視台做個助理編導，慢慢的從底幹起，爭取經驗，讓他知道怎樣去拍一部好的、叫人欣賞的電影，在電影界發展，助理編導是他的踏腳石，但連這最起碼、最基層的職位，他也不能獲得，令他很氣憤，三番四次，一次又一次寄去的信，都總沒回音，那間垃圾電視台制度不知怎的，一方面登報招聘，一方面又內定了人事關係，那些職位早給人幹了，所以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公平；公平是在於

你在不在乎你所渴求爭取的。無求到處人情好，不飲從它酒價高。呸！有甚麼了不起，不做也罷，橫豎那間電視台拍出來的劇集都叫人氣憤，完全不合情理的，沒有深度，沒有意思，簡直不屑一顧。

不做！決定了，連這份工也不幹了，沒出息，再做也沒作爲，頹廢的工作，整天像是行屍走肉般走走動動，在世被人遺，死了也沒所爲。走！一於走！

經過了一段時間歎在家裏，過的日子是悶得發慌，百無了賴，渾渾噩噩，懶洋洋的身總不想多動一下，將他整個人變得是虛弱、優悠寡斷；扭開了電視機，是午間新聞，報導的又是不厭其煩的中英會談協議，煩得要死，討厭傳播媒介不斷渲染的香港主權問題，攪得人心惶惶恐恐和憂慮。阿漢，真的想插翅沖天一飛的離開這個煩悶討厭的香港，所以，阿漢他真想離開這裏，那便要找多些錢，錢，就是爲了錢！

躺在床上的阿漢率之想通，他若有所悟，他已經知道應該怎做！

晨曦，深秋的時份，早上六時半，街道上沒有半個人影，阿漢踏在街道的分界線上，大踏步的跑，跑呀！跑！跑得滿額是汗，心跳的加速，口唇上黏着乾了的唾液，酸宿的氣味，很不好受，他不理，繼續着，成功是要經過磨練的，沒有垂手可得的份兒；喘着氣，嘔吐的感覺，但他一樣的跑，向着他目標而跑，跑往他理想美麗的生活。他要向這個社會作出正式的挑戰！

和煦的陽光，從三角椎形玻璃窗照射入置地廣場的露天茶座，女侍應的形態婀娜多姿，輕盈的身段在搖曳着；花枝招展的白領麗人穿梭在噴水池之間，很具時代感，髮型短短直直的，很秀氣，很脫俗，這令阿漢目不暇給，阿漢的腦海裏充滿了生活情趣，美麗人生正等待着他。

一個長了兩撇鬍子，西裝畢挺，咯咯的脚步聲踏在發亮的雲石地板從遠處行近，坐下跟阿漢招呼道：「甚麼環境。」這是他們慣用的口吻。阿漢沒有答他，輕輕的一揚手，一個女侍應，從不遠處行到，囁囁鶯聲的問：「要喝些甚麼？先生。」

「咖啡！」阿北答道。他是阿漢的好朋友，從十來歲時便認識，性格和志趣都相近，但他缺乏了一種崇高的理想，這是和阿漢分別的地方，或者是他早輟學的關係，他

也只有在下三流的环境中混。

「給我弄一枝炮（槍）回來，怎樣？」阿漢輕輕的向他說。

「這！」他眨一眨眼，猶疑了一陣。

「這要很多錢。」阿北跟着說。

「多少？」阿漢問。

「先付三千，事成後再給尾數。」阿北左顧右盼輕聲的說。

「一言爲定，但記着，我要一枝曲尺手鎗。」阿漢說。

長長的青草在飄拽，掩映着渺無人迹山坡上高處的一間木屋。

阿漢和阿北站在一張木書桌前，坐在書桌後的是一個面形瘦削，顴骨凸起，目露凶光的中年男子，他從抽屜內取出一柄舊的、有些許銹漬的航空曲尺自動手槍，還有一個可以揹在身上的槍套。

阿漢接過手槍後在捏弄着，因為他對槍械頗熟悉，他拉了一下上膛的掣，扳了一下手掣，咔的一聲鏗鏘之音，很悅耳。然後放下了三千元。

「還有贖款的十分一。」雞叔遞過為數十二粒的子彈給他說。

阿漢將彈筭一拍的套上槍上，插在腋下槍套之中；向阿北望了一望，目光之中有一種陰謀。

遨着車，阿漢坐在雙層巴士上，望向街上的行人，給太陽晒得頭也像在冒煙，猛烈的太陽底下，許許多多人還在為着他們生活而在勞苦幹活。巴士候車處的人，東歪西斜的身子，排着凌亂行列在等候遲遲未來的巴士。

等！每個人都在等，無奈的等，痛苦的等，等待幸運的降臨，完全依賴着命運的支配。阿漢，他也和別人一樣，也經過等的這個階段，因為他知道……。

鐵索一條，未把孤舟繫；金刀一下，早把頭落地。

方法，他一早便知悉道應該怎樣去做，然而這個法子，未能夠把他的心瑩繫住，未能夠把他的夢想實現，未能夠把他踏在成功的步履上；假若他冒斷的去幹，想，早已被人關進牢裏去。

所以，他一直在等，讓他等到看破世情，目空一切時橫强的信念，那樣幹，才會令他如願以償，因為勉強所得到的會是沒幸福。

站在中環街頭十字路口，站在馬路的邊緣上；這時，他腦海裏感覺到彷彿天空裏，空氣間响起樂韻，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，好像是爲他而和奏配樂，眼看着他準備要劫的銀行，四處都不見有警察踪蹟，阿漢挺起胸，吸了一口氣，走過了對面，這時面部肌肉在顫動，頭髮好像要一枝枝豎起，腦裏像充塞滿禾稈草般，很悵惘，但，現在沒有考慮的餘地，他不顧一切，雙手推開玻璃門，年紀相當老的護衛員坐在大堂的一張木桌後，阿漢迅速行到櫃檯前，遞入了一張紙條，跟着第二個窗口又遞入一張紙，裏面寫着：「不要動，打劫，有槍，將所有錢給我，否則喪命！」兩個出納女職員登時目登口呆，不知所措。站在兩個櫃檯之間的阿漢，左手叉着腰，露出那柄手槍，心情凝重的等

着，隨時準備拔槍，兩個女職員無可奈何的將厚厚的一疊疊鈔票放在檯上；阿漢目光一閃，心花怒放，將錢三扒兩撥，有些兒亂匆忙的放入西裝外套的袋裏。護衛阿伯只是坐着，目光炯炯，無可適從，有些窘困。

阿漢袋裏滿是錢，但脚步浮浮，急着的心情，巴不得狂奔出去，但又要故作鎮靜；一踏出門外，兩個警員！就在他眼前，他爲之一愕，垂下頭，企圖想掩飾他的驚惶失措；兩個警員稍有疑色，互望了一眼，看一看銀行內，護衛阿伯跑出來，手朝着阿漢行過的方向一指，顫抖着說：「打劫！」

兩個警員伸手拔配槍，大聲喝道：「站住，不許動！」站在人叢中的阿漢，相距有十幾尺，他心裏想，早知有這樣的時刻，他一轉身，右手連貫的動作，把手槍已握在手裏；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在人叢中開了六槍，兩個警員倒地，他看見兩個警員面上血如泉湧，很恐怖的臉狀，霎時間兩個活生生的血人站在他面前，阿漢見到這使人驚駭的情景，臉上的肌肉頓時感到麻痺，面上的毛管根根的直豎起，背裏冒出冷汗，整個身體內的血像冷卻了的溶液，他不假思索，即拔足狂奔；攔阻住的行人驚惶的散開，走避不及的三兩個給阿漢撞倒；他飛奔，狂奔，跟蹤

地奔跑着，一個不留心，他不協調的步伐，將他差點摔倒，就當他在跌跌撞撞的時候，遠處一個在街角走出來的警員向他開了一槍，幸好他命硬，子彈就射在和他頭部相約高度的牆角處；阿漢聽見槍聲，感覺到子彈就在他頭頂上擦過，眼裏瞳孔一睜，更發狂亂不顧一切的跑，他跑呀，跑，搏命的跑，像箭一般的速度，張開口吸着氣，發狂的奔跑着，他感到腦海裏的迷惘，呆滯的眼神，像在黑夜裏被追趕中一條可憐的狗。

走入了橫街，阿漢雙腳有些發軟，見不遠處一條橫巷，強忍着深吸了口氣，咬緊牙關，拐過彎走入了橫巷，轉出另一條大路，跟着，乘上了一部的士，方才鬆一口氣，的士駛出海旁道，再沿東區走廊方向逃去。

從浴室走出來，阿漢他心情還有些震顫，猶有餘悸，撥弄着濕濡的頭髮；喝了一口拔蘭地酒，按着了電視機，特發電視新聞報導：「今晨一個年青男子，手持槍械在中環一間銀行打劫，事件當中，兩個警員重傷，一名途人中流彈受傷，現在情況危急。被劫的銀行損失為數十萬元現金；警方正在追緝該名男子，這是匪徒的拼圖。」

阿漢看一看拼圖，一點也不像他，不禁輕蔑的發了一笑。

尖沙咀一所豪華的夜總會裏，阿漢坐在半圓形的梳化當中，兩個穿閃爍低胸吊帶晚禮服舞小姐在旁被左擁右抱着。現在的阿漢和往日的他，判若兩人，身上穿一套間條灰絨西裝，白襯衫，結着領帶，給漿得發光的頭髮，多麼意氣風發。那些他視為生死之交的所謂好朋友，也在享受着豪客的氣派，好不得意；想起讀書時代，阿漢口袋裏沒有多餘的半毛錢，穿着一件白恤衫，羊毛衣，沒有校徽的校褸，一條薄薄的灰絨褲，早餐和車錢是三四元多些，遨着電車，寒風凜烈上學，顫抖牙關在打震，兩邊牙關都震得麻木了，雙眼乾澀的眨着，感覺生活是何等的痛苦、淒清。窮，只因爲窮，窮實在是令生活變得多艱苦；他曾在一間知名的快餐廳做PAST-TIME，那裏給了他一段充實快樂美麗人生體驗，那裏具有活力充沛的時代感，很有生氣，友誼精神，少年人的真誠、關懷、愛護、互助互愛的羣體生活，令阿漢對美好的未來生活憧憬是充滿無限的希望。夜總會裏，五彩十色的燈光之下，鐳射光在閃爍，舞池裏阿漢胸貼胸擁抱住一個纖腰、肌理細膩、樣子甜美、千嬌百媚的舞小姐在漫舞，阿漢整個人簡直陶醉在甜蜜的溫柔鄉裏。

但一幕幕舊事在浪漫氣氛的舞步下這時重現出來。